

孙武大家的湮灭和寻访

——吴地春秋时期文化资源的考识和利用

吴恩培

一、吴地和孙武

吴地,即今日的苏州地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成名之地。

黄朴民先生的《孙武评传》^①说“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从齐国来到吴国时,“正值二十岁的青春年华”。

二十岁的孙武子来到吴地后,隐居了一段时间。汉代越晔《吴越春秋》关于孙子在吴地隐居和出山的记载如下:

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僻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伍子胥)乃明知鉴辨,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

《吴越春秋》中孙子为“吴人”的记载,与《史记》孙武是“齐人”的记载相左,无疑,今日的山东人绝不会认可和接受。山东出版的《齐文化丛书·人物评传》^②对之解释为“‘吴人’二字,足以说明孙武隐居之深。”笔下之意是,他隐得已使自己很像个“吴人”了。但其他学者,则指出这是一种笔误。如张觉先生译注的《吴越春秋全释》^③指出:“孙武子,春秋时齐国人(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文说‘吴人’,恐误。”

时至今日,我们依据史籍可以确定的是,离开山东后的孙武子到了吴地,“僻隐深居”了起来。由于《吴越春秋》在“僻隐深居”的地点上留下了空白,而这个空白的地点又可能与著名的《孙子兵法》紧密相连,因此,为填补这个空白,后人便有了多种说法。

现罗列于下:

(一)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回中描写了伍子胥向吴王举荐孙武时说:“此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隐于罗浮山之东。”清代蔡元放评点时,在“罗浮山”后,特意诠释说:“山在泰州”。

(二)黄朴民《孙武评传》:记述孙武“辗转来到罗浮山的东麓之下,在那里筑屋卜居,植禾艺圃,潜心著述。罗浮山位于今浙江省吴兴县以南一带,跟当时吴国都城姑苏约百余里地。那里景色宜人,环境幽静,实在是一个躬耕隐居,撰著兵书的理想场所……孙武在罗浮山完成自己的兵书初稿。”

(三)刘春志《孙武传》^④:“孙武为了静观时变,等待时机,便来到‘罗浮山之东’避隐深居。罗浮山在今浙江长兴县东二十五里处。”

(四)政协苏州市虎丘区委员会编《石湖上方山》^⑤:“孙武因战乱避奔吴国,耕居卧虎山。时吴王欲图霸业,伍子胥乃向吴王七荐孙武。”

(五)苏州市孙子研究会编《兵圣孙子与苏州》^⑥:“孙子在太湖附近静谥的山林潜心研究兵学,撰著兵法。”“苏州市孙子研究会……最后确认苏州西部‘吴中第一峰’——穹窿山茅蓬隐兵坞,就是当年孙子隐居著书处。”^⑦谈世茂先生《兵法十三篇诞生于吴地》^⑧一文,也持同一看法。

孙武子到了吴地,为了生存是否从事过其他的劳作,或者做过其他的事,我们不得而知。“明知鉴辨”的伍子胥又如何结识了孙武从而“知孙子可以折

冲销敌”，史籍没有详细叙写。上述刘春志先生在《孙武传》中据宋谈钥《嘉泰吴兴志》载的“昔子胥逃难筑室于此，旧墓尚存”从而推断说，孙子隐居于罗浮山时，“与退居在野的伍员家宅相居甚近。不久，孙武便与伍员相识。”《吴越春秋》中写伍子胥“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七”是实指，抑或是言多并不重要，它只是说明伍子胥在吴王面前，可谓是不遗余力，而吴王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孙武子当回事，只是以为“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子胥只是借口推荐贤士，实是想靠这种办法来使他自己进用。

作为已成功帮助吴王阖闾进行宫廷政变，专诸刺杀了王僚从而辅佐阖闾上了台的伍子胥，事实上已进入了吴国的最高决策圈子。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吴王荐一个大军事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对付楚国的军事行动。他可是太想让吴王发兵去攻打他的故国——楚国，从而一报父仇了。

无疑，吴王阖闾也太了解这个从楚国来的壮汉及其心中复仇烈焰了。他说伍子胥推荐孙武是“托言进士，欲以自纳”并没说错。

等到吴王见了这个操着一口山东侉子方言的孙武子，听他说起他的兵法，这才着实地吃惊，禁不住连声叫好起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之际，阖闾当然担心遇着的是不是个只会嘴上夸夸其谈的家伙，于是他并不是很庄严地问孙武：“可以小试耶？”——是不是可以稍微地试这么一下子。

“可以！”胸有成竹的孙武当然地说。

然而，就是这么个小试，试出了“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初露兵圣风采的孙武提着吴王宠妃的两颗人头，更凭着他对战争的理解，终于走向了吴国的帅台。

史载孙武子通过吴宫教战，被“命以为将”，接着，吴以孙武、伍子胥之谋，固本除患，攻楚边邑夷、潜、弦。到了吴王阖闾十年（公元前505年），吴以孙武为主将，伍子胥为副将，西进伐楚，攻入楚国都城郢都。此后，孙武训练的吴军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阖闾未死时，孙武已挂冠归隐，赋闲居家，从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淡出了。直到500多年后的东汉初年，孙武才又在《越绝书》中出现。

不过，当孙武再次在《越绝书》中出现时，这部东汉典籍只是记载他墓葬的地点，至于孙先生闲赋后的种种情况，则丝毫未提及。

二、墓葬地的宁静

孙武远逝了两千五百年后，我来到陆慕的虎啸

村，据说孙武的墓就在这里，村里的范书记热情地陪我去探访。

初冬的夕阳下，我们来到当地人称为“孙墩”的一个土墩前。黑色的泥土垒成的坟头上，杂乱地爬满了已枯萎了的野草藤蔓。坟前立有一碑，碑上的文字为“吴王客齐孙武冢”系采自《越绝书》。旁另立一碑，刻着《重修孙武冢记》，时为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署名为陆慕镇政府。

看着荒冢，我知道我正在触摸着一段久远的历史。如果这就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大军事家的墓地的话，那真是太对不住他老人家了。一代伟人，身后事竟至如此，百感交集中难免使人生出一丝黯然。

文革以后，苏州修复较早并对外开放的古代名人墓是明代的唐伯虎（唐寅）墓。唐伯虎的墓中，埋葬着过多的风流韵事，至今仍被不断地演绎，穿行于我们的电影电视中。而眼前的这位古代将军，尽管昔日的金戈铁马已然消歇，但躺在土堆堆中的圣哲却仍然在向这个星球散发着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日本人把《孙子兵法》广泛运用于商业等多种领域，出现了一个“孙子经营学派”，国内外均称其为“移植兵学”。而使孙武跻身于世界伟人行列的他的那部兵学巨著——《孙子兵法》，如今更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列为其军校的必修科目。美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那些肩上扛着灿灿星星的将军们，其战略学主修课的第一节就是《孙子兵法》，在这里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也相形失色。近十年里，地球上最大的一次战争——海湾战争中，其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就是《孙子兵法》。而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迪戈下令发给每个官兵一册《孙子兵法》。当时，美国记者曾幽默地说，中国政府虽未出兵参加多国部队，但却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亲临战火横飞的前线，指挥着这场跨世纪的作战行动。他就是生活在2500年前的孙武。

伟人就是生前死后依然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那些人，一如眼前据说是躺在这“孙墩”里的孙武。

“孙墩”的北面，是条叫做“孙墩浜”的小河，发黑的河水中长满了绿色的水葫芦。在“孙墩”旁正种着田的乡民告我，当初这个土墩墩比现在可大多了。我看着孙墩旁那些分畦列亩的菜地似乎不断地在蚕食着这个土墩墩，立刻了然了。

古代史籍中最早提及孙武墓葬地的，是东汉初年的《越绝书》。在该书卷之二中明确记载：

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此后，《后汉书》引《皇览》曰：“孙武墓，在吴县东门外。”到了唐代，陆广微在其所撰之《吴地记》中，还记写着陆墓这里，即苏州“平门北面……东北三里有殷贤臣申公巫咸坟，西北二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地名永昌。”此处的平门，即上述“巫门”，因“巫”字象“平”字，后世改称为平门。

到了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时，在该书中尚有“巫咸坟”的记载，但已无孙武大冢的记载文字了。此后，南宋范成大撰的《吴郡志》中，孙武子大冢也同样是阙如了。由此可以推断，孙武子的墓园毁于唐宋交替之时，到了整个宋代，因墓园已毁，地方史志已不再提及。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自称为孙武五十七世裔孙的孙星衍曾特地买舟到苏州寻访孙武墓。当时，孙星衍据史料的记载，于长洲县雍仓访得一古墓，墓旁有株古柏，当地乡人称是处为“孙墩”。“雍仓”与《吴地记》中提到的地名“永昌”音近，而此墩又以“孙”字名之，因路程较远，与古书记载不合，寻访先祖之墓的孙星衍显然怕认错坟头烧错香，于是对“孙墩”是否系孙武之墓谨慎起来而“未敢定之”了。访墓之后，孙星衍作《巫门访墓图》并题诗。诗中有记寻访孙墓事云：“大冢却在吴东门，吴人耕种少闲地，访墓雍仓一舟系。弯环惟见古柏存，遍览平畴失碑记。”嗣后，孙星衍为《孙子画像碑刻》撰文时还说“惟雍仓古墓不可识，俟好古者访求云。”

此时看着“孙墩”，我心下明白，这就是当日孙星衍“未敢定之”的那座古坟。孙星衍自己不拍板而寄希望于后人来“访求”，这位先生或许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暗示后人来拍这个板呢！如今，当地人果然出来拍板立碑，直言系孙武墓。这一是为保护这一土墩。否则，这座已小了许多的“孙墩”，再不采取点非常措施，说不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将被扒平。另一就是，当地人想牢牢地抓住这一有着特殊价值的文化资源。

孙子墓葬地，湮灭于唐宋之际，但典籍明确记载在苏州平门外，故而后世无人来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的苏州人倒怠懈起来，以致一不小心地弄丢了。事到如今，如果我们要想找回失落的孙武子，那在苏州平门外，以平门为园心，二三里为半径的这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具备孙武墓的条件的，恐怕也只有这个“孙墩”了。

三、出生地的喧嚣

和陆墓孙子墓葬地的宁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孙武的出生地，近些年却呈现出一种热热闹闹的喧嚣景象。

山东是出过孔孟等伟人的文化大省，有特色的语言使得山东人的凝聚力极强。尽管地域的自豪感只是古代部落主义在现代的翻版，然而，今日的山东人没有忘记冠着“齐人”的所有名的古人。山东龙口与江苏赣榆争夺徐福，凭借的就是《史记》上记载的徐福为“齐人”这两个字。湖北襄樊与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躬耕处的茅庐，争了上千年后，当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放映时，山东人适时地打出诸葛先生是山东人的招牌，并借机大做起孔明家乡的鞋子广告。

对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卓越的大军事家，他们更没忘记他是“齐人”。

随着孙武子的研究热在国内一再掀起，随着旅游开发和市场经济观念的注入，人们更加认识到文化的价值；认识到文化遗迹和文化遗产是我们打量历史，获求知识的另一种方式；更认识到旅游，游的是文化。对旅游产业来说，说穿了就是利用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带动经济，带动食、住、行及购物等一大批相关产业。因此，在这一概念的大旅游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古代文化资源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早已投射在经济上了。文化陡然升值的背景，更刺激了各地文化资源的争夺。

吴地的孙武墓葬地始终笼罩在一片沉寂之中，而在孙武出生地的齐地——山东省的几处地方，为了借《史记》中冠在孙子前面的那个“齐”字，落实到自己头上从而取得孙子故里的名声，都先后加入了争夺的行列，窝里斗了起来。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子武者，齐人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陈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用乐安。”这个陈书，也就是孙书，即是孙武的祖父。

1997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齐文化丛书》第22册“名将评传”言及孙武时，写到了山东几处地方对这一文化的争夺，内容如下：

一般认为孙书的采地乐安应是孙武的故里。但是，这个孙书食采地“乐安”今在何处，近几年来成了山东几处地方争论不休的问题。概括地说，关于孙武故里问题，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惠民说”；二是“广饶说”；三是“莒邑说”。

“惠民说”和“广饶说”依据的文献资料基本一致,即都是源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元和姓纂》等相关资料。但所得结论却大相径庭,争论的焦点是孙书食采之“乐安”,是唐代“乐安”,还是先秦“乐安”。

“惠民说”认为孙书食采之“乐安”是唐代乐安,唐代乐安即今惠民县,所以孙武故里在今惠民县;

“广饶说”认为孙书食采之“乐安”是先秦乐安,先秦乐安地面主体部分在今广饶县,所以孙武故里应在今广饶县。

第三种观点的“莒邑说”,结论是孙武故里在今广饶县境内,但对这个问题探讨的思路和角度与前及的“惠民说”和“广饶说”却大不相同。“莒邑说”主要依据的是先秦文献资料,认为孙武故里应为齐国莒邑,而莒邑地望中心区域在广饶县境内,因而广饶县是孙武的故里。

面对上述说法,《齐文化丛书·人物评传》的撰者不好认定也不便认定,于是说,孙书“食采于乐安”的说法晚出,或者孙书另一封邑叫乐安,或者莒邑后称乐安,两种可能都有,尚需进一步考证。

关于这个公认为孙武故里但又引起诸多争论的“乐安”,《齐文化丛书·人物评传》引1938年2月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书中说的:“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是可信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此说并没有提出疑义。此后,我国著名的兵法专家郭化若同志在他的《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前言中,特别在“食采于乐安”一语后注明为“今山东惠民”。十多年来,人们对郭化若同志这一重要注明也没有提出疑义。最近几年,由于国内出现《孙子兵法》热,孙武故里确定在何处,引起世人关注。同时,由于山东省行政区划使孙武故里究竟在何处的观点纷纭,相争不下。在1983年前,博兴、惠民、广饶三县,均属山东惠民地区,那时称孙武故里为“山东惠民”,无任何非议。1983年后,广饶县划归山东东营市,博兴、惠民二县仍属现在山东惠民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各县都在编写新县志,新县志要求明确本县古代的历史名人,这样,孙武故里之争由此兴起,便出现了“惠民说”、“广饶说”、“莒邑说”以及“博兴说”等。

历史渊源和不断改变着的行政区划,以及越来越看得见的实际利益,使得山东各地在这一文化资源和地方荣誉的争夺中,态度将日趋坚决,谁也不会

自动地退出角逐。正因为此,《齐文化丛书·人物评传》撰者说:“对此类问题不同意见的争鸣很有必要,但在没有新的、确凿无误的历史文献或出土文物证明之前,想达到共识也很难。”因此,“孙武故里作为存疑问题,继续争鸣与研究仍有必要。”

尽管存疑,尽管争论,也尽管争鸣,但山东惠民在当地造了“孙子故园”。镌刻着“兵圣孙武”四个大字的黑色底座上,孙子的塑像威武地站立着。

山东人只是在争属于他们的那份遗产。然而,看着山东人的那股热闹劲头,再冷静的苏州人,只怕心中也要充塞着一种情感了。

古代名人在今天能构成文化资源的要素:一、其出生地;二、其成名地;三、其墓葬地。在孙武子的老家齐地,为争孙武出生地的归属,多方吵吵嚷嚷,而在孙武子墓葬地的苏州,这些年竟几乎很少有人再提起孙武的墓葬地了。

四、孙子兵法诞生地的谜团

这些年,典籍记载的孙武在吴地的墓葬地没人提起,但《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却被大提特提了。

1998年下半年,在苏州西南的穹窿山,是山的东吴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放。在该景点的导游资料中,以“穹窿寻古”作为号召,吸引游客来这里“旅游休闲”,而这“寻古”的内容之一,却是被指认的“孙武隐居地”和“孙子兵法”诞生地。

这份导游资料说:“苏州市孙武研究会经过四年多时间的寻访考证,认定苏州西部穹窿山茅蓬坞就是当年孙武隐居处和‘孙子兵法’诞生地。”于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孙武苑’就座落在茅蓬坞内。”

在这份资料中,还辑录了《苏州日报》1998年10月30日的一则新闻报道,说:“为期3天的’98苏州中日孙子学术研究会暨‘孙武苑’揭幕仪式,28日起在苏举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金友国等发来了贺电。”报道在阐述“苏州是春秋时伟大军事家孙武的第二故乡,是《孙子兵法》诞生地,也是孙武功成名就的地方”后,接着又重复了上述“寻访考证”,从而作出“认定”。

应当指出,在苏州穹窿山东吴国家森林公园开放前后,当地的报纸就已在谈论这一话题。如1998年10月7日《苏州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

孙武隐居地谜团揭开

这个谜团,就是该报道中所说的:“孙子是在

何处形成他的卓越军事思想的，由于古籍没有明确记载，长期以来不得其解，最终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千古历史之谜。”

同年10月22日、10月30日该报就孙子“隐居地”继续发表署名文章说，“2500多年前的孙武奔吴隐居于此著兵法，虽然古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和重大的考古发现，但从史志有关孙武在吴国西部山区‘避隐深居’的记载，再根据当时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综合分析考证”，于是“苏州市孙武研究会经过四年多时间的寻访考证”，从而作出“认定”云云。

当地的报纸对当地的研究成果作出报道无可非议，问题是这研究成果的本身。

在苏州西南的穹窿山深处，在离当日朱买臣读书台不远处的山坞里，一座在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日子里才刚刚造起来的茅草棚，被据说是经专家考证过的孙武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隐居并撰写《孙子兵法》的地方！

享誉全球的《孙子兵法》就是在这个草棚棚里诞生的？游人们无限崇敬之际，很快疑窦升起：

眼前的这个茅草棚，在此以前是水波不兴，既无一处史籍的记载，更无一个前人的题咏碑刻，然而就这么“盖”起来，且又这么“指说”它就是孙武子的隐居地和孙武子写《孙子兵法》的地方了？

苏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穹窿山也并非无文化之乡野。西汉那位在这里读书藏书的农民出身的学者朱买臣姑且不论，就拿穹窿山上的上真观来说，也曾吸引过大批文人来此。

文化的遗迹本就是依托了文化的记载。历代文人对上真观、穹窿山少不得也循迹而至，更少不得要留下题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离山上的上真观不远处的穹窿山山脚下的这么一个世界级兵圣隐居之处，这么些年竟会没有文人来过？更没有见他们留下片言只语的文化记载的东西。

前文所引的汉代越晔《吴越春秋》关于孙子隐居的记载仅四字：“僻隐深居”——“在偏僻幽深的地方隐居”。从中，我们显然并不能得出“孙武在吴国西部山区‘避隐深居’”的必然结论。

退一步讲，即使孙武在吴国西部山区隐居，又凭什么认定“苏州西部穹窿山茅蓬坞为当年孙武的隐居地”？灵岩天池、天平花山乃至东山西山难道不符合“僻隐深居”的条件？

笔者并非想表述孙武“僻隐深居”是在灵岩、

天池或其他的什么地方，只是意在说明，从可能到认定之间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史籍的记载或是能够印证和说明这种推断的证据。

孙武子奔吴后，即使按常理认定他是在吴地“僻隐深居”，那从理论上讲，吴地都可能是他“僻隐深居”之所在。作为一种诱人的文化资源——把孙武子“僻隐深居”具体化起来，在吴地共享这一文化资源，当是无可厚非。但问题很快就接踵而至，你今天在这儿建了一个草棚棚，说是孙武的隐居地，赶明儿吴地的别处也建了一个草棚棚，也指说是孙武的隐居地，这又何处？你能建得，别人难道建不得？

如果发生这种无序而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必然是毁掉这一历史文化资源。

时至今日，从山东奔吴从而在吴地写下人生辉煌篇章的孙子，我们不知道他离开山东时是否已写就了《孙子兵法》？或者，是否是到了吴地以后才写成这部兵家之圣言？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17年孙武奔吴，5年后的公元前512年孙武经伍子胥推荐而面见吴王阖闾。一些孙武研究者据此推断出孙子兵法就诞生在这隐居的5年内。

问题又回到孙武隐居的地点上来。在文化资源极易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今天，这里孕育着商机，早已不单单是个文化问题了。然而，关于孙武隐居的地点，如前所述，明代的一个苏州人冯梦龙说是在“罗浮山”，清代人蔡元放又把这座山指到了苏北的“泰州”，而现代的苏州人有说孙武是“耕居卧虎山”的。有寻访而“认定”为吴县穹窿山的。对这种“认定”，国内的有些学者表示同意，但也有学者在著书立说中据冯梦龙的说法指出孙武当是在浙江吴兴隐居并完成兵法撰述的。

在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孙武当日隐居及撰著兵法处，至今仍是个谜团。在没有发现新的史料之前，这一历史谜团或许是难以解开的。

其实，有许多历史谜团本就是无法解开的。

五、复建墓园——寻找回失落的孙武

吴地陆墓（原陆墓）镇孙武大冢的湮灭，给当代吴人留下了几分尴尬，更留下了许多至今说不清的东西。

是古代的吴人，未认识到这位大军事家的未来价值，抑或是因为他是齐人之故？否则，在陆墓，那个唐代的苏州宰相陆贽，当地人硬从四川人手里

要夺回这一文化并煞有介事地造了一墓以志之，又何以解释！难道仅仅因为陆贽是苏州人的缘故？不！吴人在这问题上并不排外，对那个和孙武子同时代的楚人伍子胥，他们不是一直纪念至今么！或许，是陆墓这地方名人的坟墓不止一处之故，故而“有选择性”地保存了。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选择的标准可是大有问题了。

毕竟，兵圣可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而宰相真是不知有几了！孙武子的知名度理所当然地要远远大于那个大唐时的宰相了。

不可否认，这是当代人的理解和当代人价值观念的某种体现。古代的吴人如何看这一问题，笔者阅籍不丰，不得而知，亦不便妄评。只是时至今日，如果古代吴人保存了孙武大冢，同时也保存下祠堂、配殿、享殿等孙武的纪念场所，那面对着山东人在八十年代修建的“孙武故园”等纪念场馆，当代吴人的心情或许会坦然点。这就像杭州人有了他们的岳庙岳坟，能够坦然地面对岳飞家乡河南汤阴的岳庙一样。

因此，吴地湮灭了孙武大冢，依据史志的记载，从理论上讲当进一步访求、论证、确定并将之恢复起来。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孙星衍当日对雍仓之“孙墩”，小心得“未敢定之”。他老人家当日如果硬一硬心，拍下了板，那给今日的我们会省却掉多少事。时至今日，相比200年前已是“闲地更少”，随着城北建设用地的增加，今后访求孙墓的选择余地势将更小。若长期地停留在“理论上”争论，那访求孙墓的概率将会渐趋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不希望200年后的我们的子孙们也是这样来责怪我们，说我们竟连保存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老祖宗的坟的智慧都没有。

看来，我们如果不想舍弃孙武墓葬地这一文化资源，那只能换一种思维方式，不奢求一定要在2500年前的原址上重建，而只求在史志指明的大致方位，即使地点稍有异那也无碍。在我们既找不到新的孙墓原址，但也难以全盘否定“孙墩”就是原址的情况下，这或许会使我们臻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现在当地的镇政府已在“孙墩”处立碑并指为孙墓矣，当地固然有想开发出这一文化资源以利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然而，在苏州文化和旅游这个

大棋盘上，这实在是一着重要的棋，一着打破200年僵局的棋，毕竟孙武葬于这里是有2000多年前的典籍《越绝书》支撑着的。在有关部门着手“重建”的同时，再堂而皇之地建造一所吴地的孙武纪念馆，那也未尝不可。

传说中的孙武的墓，位于沪宁高速公路旁的虎啸村，正在建设中的苏嘉杭高速公路也从这里经过。假如在这里能“重建”成“孙子墓园”，并在墓园前为兵圣立一高大的塑像的话，让二千多年前这位在吴国成名，死后也葬在苏州城北的大军事家俯瞰着苏州古城，也俯瞰着几条高速公路从身边掠过。其时，在高速公路上的每一位乘客看到塑像，立刻就会知道，孙武就安息在这里。这对提高苏州这座中国现存惟一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的知名度来说，大有裨益。

同时，“孙子墓园”与孙子生命的另一端“孙子故园”南北呼应，这将是南北两地的旅行社瞩目的孙武题材。时至今日，徐州发展汉文化旅游，南京发展明文化旅游，而对苏州这座春秋古城来说，从发展大旅游的角度看，建孙子墓园能盘活吴地诸多与孙武有关的文化资源，诸如胥口的“将墩”、“小教场”、“二妃庙”等，连同虎丘山下的阖闾墓、狮子山下史有记载的王僚墓、胥口的伍子胥墓（现已毁待修复）、吴王夫差和西施以及范蠡等春秋时期的名人遗迹等等，足以形成规模效应。这样，以“孙武墓园”的复建为契机，就完全可以在原有园林、古镇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在苏州再建成全国独一无二更颇具特色的春秋文化旅游系列，这一系列的景点大多濒临太湖，这也便于将之与太湖旅游结合起来。

注释：

- 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 ②齐鲁书社1997年6月版
- 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 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
- ⑤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 ⑥古吴轩出版社1994年9月版
- ⑦引自1998年10月7日《苏州日报》报道
- ⑧载2000年11月10日《吴县日报》

（作者单位：苏州职业大学管理系 责任编辑：周渔村）